



印度宗教之探索

第一篇 印度教

第二章 回到神

第三節 神之(兩)極

「兩極原理是一切有形的「被造(者)」的特色，又為神(造者)的性質提供了一個線索；印度神學對此原理相當清楚。我們有多種方法以說明「絕對」如何自我表達於相反相成的兩極，其中最早的乃以性的二重性為基礎：父天母地；希臘的天神宙斯及其妻賀拉；或者中國傳統中的陰與陽。在印度教的藝術裏，那視覺的形象是淫穢的，可是在每一外形之後，藝術家都有(兩極)精神的寓意：在神與女神的結合中，我們的世界產生了。如金默 Heinrich Zimmer 一輩學者所說的：「在象生界之所由出的第一對(神)偶裏，我們見到神的本質生生不已的一面之人格化；其分為兩性乃是為了自身的蕃孳①。」

來自本格爾 Bengal (譯按：在印度東北)的一件十世紀的浮雕是至高之神濕婆及女神沙克提相愛擁抱的著例。女神坐於神的

左腿，她的右臂繞著他的肩膀，而他的左臂柔和地抱著她的腰。這對神偶以濃情相凝視，反映著他們深摯而永恆的喜悅。他們雖分而有別，基本上却已合而為一。

濕婆有四隻手。其一把著他的神侶，另兩隻持著三叉戟(象徵他身為克強致勝之英雄的力量)及念珠(象徵他宗教的虔誠)；以上所示的是濕婆如何結合動與定的原則。他剩下的一隻右手舉於胸前，手中握著一杖，杖頂有蓮花花瓣；這一帶花的杖子是神的創造力的標誌。沙克提在他的左手中舉著她女性的標誌——一個圓形物，其上劃有一溝②。

印度教的藝術家反覆地以石頭與青銅刻畫這愛之神濕婆與被愛之神沙克提的古典主題。按印度宗教哲學的說法，這相擁的兩神代表「絕對」首度的自我顯現，也是它最重要的自我顯現之一。男性是「永恆」之靜與被動的特質的人格化；其女性的配偶則象徵活躍的能，熾烈的欲望及時間之無休止的運動。

濕婆及沙克提之(兩)極有一非同尋常的特色值得一提。西

Young On Kim 原作
無意譯

方的宗教思想及中國的哲學以男性原理為主動與進取的，而把女性描述為被動與收受的。印度教的神學則將這通常的形像反了過來。印度人經常描繪的是一位主動的、熱情的女神試探、引誘一位寧靜淡泊的神，而不是一位主動的天神制服而授胎於一位被動的地之女神。在印度教的神學裏，主動者是女性而不是男性。為什麼呢？莫非是因爲印度宗教通常以捨執的苦行生活及出世的禪定爲最高價值之所寄？因爲印度思想以爲創造、蕃衍及個體是必須克服的過惡；「永恆的夏娃」常爲人類及整個宇宙之墮落擔負罪名。

在俄勒分塔 *Elephanta* 一座第八世紀所建的濕婆廟裏，我們可以見到神的男、女特徵表現於一件甚至更早的藝術創作中^③。在那巖石鑿成的地下廳裏有許多裝飾的浮雕，其中之一是三臉濕婆。此像中間的一頭代表「絕對」——即產生陰陽原理的神的本質。這中央的臉莊嚴而高貴，靜謐而無執。從中央的像長出而在右肩之上的是濕婆男性的英姿。這面孔與外形所表現的是男性之德：雄壯、意志力、豪邁、勇氣及堅毅。中央之臉的左邊是女性美及誘人的魅力的寫照。

但是中間的頭自我沉浸於高超的、頑石般的緘默裏，使得那兩邊相互對照的臉上所特有的表情爲之失色。創生的緊張和陰陽原理的氫氫化醇在「絕對」之濕婆夢也似的超逸中得到安息。他或者從不感到因他們（兩邊之頭）的吸引力而產生的快樂與痛苦，或者更可能的，他顯示了一種此世既不能與復不能奪的和平。中央的頭描繪「永恆」的臉，揉合此世陰陽（兩）極所有的力量、痛苦及快樂於超脫的和諧中。

根據一種解釋，濕婆的三張臉所描述的吠檀多哲學的基本信息：「兩個形像產生了，宇宙產生了……但它們在什麼意味上產生呢？他們「真的」產生了嗎？中央的面孔意在表達「永恆」的真理，其中沒有創生、留住、變異或復歸於空無之四相。神的本質，唯一的真實，「絕對」自身，我們最內的高級的自我，守住自身，浸淫於其自身高貴的虛空裏，全知全能，更合容所有與一切^④。」

以上對三臉濕婆的詮註多受善卡拉（舊譯商羯羅）以古典形式所表達的印度的哲學之神學的影響——然而可能只是我們討論這件藝術作品時幾個可能的解釋之一。我們何嘗不能認爲濕婆的哲學之寧靜代表神性中陰陽原理永恆的結構之副產品與後果？對商羯羅及追隨他的吠檀多神學家來說，「絕對」矛盾於，也抵消了，濕婆與沙克提生息不已的（兩）極所表現的創造之力量。對這類印度教的思想家而言，惟有否認「被造」世界之價值乃能肯定神之真實與無上。但是對此圖的另一種解釋也同樣可以成立：中央濕婆之臉所象徵的乃是陰陽原理快樂之結合的後果。在此情形下，我們可說印度教的藝術家所意圖表達的乃是由濕婆與沙克提相愛擁抱所達成的靈魂的寧靜。

第三個涉及神的（兩）極的例子見於一個普通的印度圖案名爲「延陀羅 *Yantra*」。延陀羅是一種用於禪定的圖案，目的在把各種心靈力量集中於特定神秘的圖形上，以期溝通它們之間的孔道。延陀羅代表一個人所崇拜的神的靜態的形像。這類神秘圖案中有一個由九個同心的三角形交叉形成。崇拜者在觀想這樣的延陀羅以把握其整個意義的過程中，逐漸了悟神性而充滿了神的力量。當崇拜者完全了解這神聖圖案的神秘意義並與之合一時，他就由幼稚無知的日常狀態不斷深入於宇宙我，而終以證成之。

在這延陀羅九個交叉的三角形中，五個向下，四個向上。向下的三角形，象徵女性，向上的三角形象徵男性。這一系列的三角形合在一起便表現了兩極（創造過程之）各階段，如同「絕對」所具的創造的宇宙能表現於其發展的過程。四對三角形的交叉顯示神的陰陽兩面，如何結合以產生我們宇宙根本的「四位置」基礎，四大、指南針的四方等等。可是（剩下的）一個向下的三角形却形單影隻，一如說靈魂渴望與其自然的伴侶——那不可見的「絕對」相結合。

引用金默的話說：「五個女性的三角形從上方擴張，而四個男性的從下方出現，這代表著創造之連續的過程。它們像一串不間斷的閃電彼此交入而反映着永恆的創造之時辰——雖是動

能却表現於幾何之均衡的靜態圖型中。這是原始的「神秘婚姻 Hiros Gamos」表現於抽象之圖——開啓海市蜃樓的現象世界秘密之鑰⑤。」

濕婆——沙克提（一派的）思想家們說，環繞著我們的世界說明了無數的陰陽（兩）極的結合。一切衆生都訴說著新娘神和新郎神的婚禮之夜。一旦人體認到這宇宙基本的設計，他的靈魂就很自然地要等待著永恆「愛人」的來臨。印度教在一個一年一度的儀式裏紀念神的婚禮之意義；古印度人相信這儀式至少對確保足夠的雨量，刺激人與獸的多產及求得王國一般的福祉是必要的。（在這儀式中）人們帶著一隻以檀香糊漆成白色的象在一個嚴肅的進行式裏繞行首都的市街。這象的神聖侍者是一些著女裝的男子，模倣着意圖引起男友欲望的誘人的女子（的動作）。崇拜者以此奇異的儀式禮敬宇宙的女性原理及其相對的一方——象所象徵的男性的力量。

註釋

- ① 金默 H. Zimmer, 「印度藝術與文明中的神話及象徵 Myths and Symbols in Indian Art and Civilization」, 哈潑炬書 Harper Torchbook, 一九六二年紐約 Harper and Row 出版, 頁一三七。
- ② 見金默, 同書圖三四。
- ③ 見金默, 同書圖三三。對此圖的詮解, 參看頁一四八—一五一。
- ④ 見金默, 同書頁一五〇—一五一。
- ⑤ 見金默, 同書頁一四八。

第三章 創造的目的

在尋得神或諸神以後，印度教徒就想為人生在「創造」中的地位與目的下一界說，同時也想確定創造者自身的目的。印度教在這方面有幾個特色及不同尋常的名詞。神秘的合一——即對神我的體認——乃是宗教的目的。可是一個人如何達到解脫（或木叉 Moksha）却有待討論。如我們前面所指出，理智的探索——

知那那瑜伽 Jnana yoga 是一條路；偏於信仰的巴克提瑜伽 Bhakti yoga 是另一條路。我們也關切及人所欲從之解脫的幻覺（魔耶）、業力與輪迴的鎖鏈。至於神（創造）的目的，是「薄伽梵·普拉那」所倡的「（神的）遊戲」說嗎？這些論點以及對此有所貢獻的一些著名人物乃是本章討論的範圍。

第一節 人的目的：祥科的合一

蘭根那塔難達 Swami Ranganathananda 一九六二年在加爾各答的幾篇講詞裏，對印度教徒的生命哲學作了一個詮解。根據這位拉瑪克利須那和尚及吠檀多學者的說法，當一個人體認到內在的神我——阿特曼 Atman 時，他就在每一衆生中見到同樣的我，因此他不致於恨任何人——因為沒有一個人和他相隔離。他隨地成就平等心。由於這一體認的結果，他就從幻相與哀傷中解脫了。因為惟有當人在事事物物中見分（不見合）之時，幻相與哀傷方能加諸其身。

印度哲學給我們一個單一的、偉大的教訓，即一為多之基而一在多之中的體認。一旦我們體認了這個一，怎麼還會有悲傷呢？一旦我們瞭解惡意乃出於一種分離感，怎麼還會有恨呢？小我之心為感官所限而繞著自身建立種種障礙；當人超越這些障礙時，就能證成「（宇宙）全體」。在小我之後的是個人的真己，同時也就是一切的真己，神之真實。超越小我是整個宗教、倫理學及社會進展的目的。吠檀多哲學垂示「（宇宙）全體」是經驗的既成事實。人的真己見於其與宇宙我之相印證。但是人以無知之故，將這宇宙我切割成對種姓及信條，種族及宗派之有限的忠誠。人移除了這些自我建立的限制，就能使「（宇宙）全體」照透他，（顯出一片）純淨無瑕。在至深的意義上，所有的教育及文化都應是使這恆在的真己從俗世限制之有限性及特殊性中解脫的方法。一個人因受教育與文化的薰陶而能日益清晰地見到萬物本質上的「一」——這「一」乃是生活於日增月長的慈悲、愛與服務所表現出來的景象。

蘭根那塔難達問道：人生於世，其限制何在？膚（色）是他

的限制嗎？他的宗派、信條、種族及國籍能局限他嗎？這些限制顯示了我們的真實人性之無知。但是一旦我們補救了我們的無知，我們就能克服這些限制而體認我們真正是什麼——無限而不朽的（存在）。人的「無限存在」經由身體與感官、政治與社會體系、宗教教派與教堂信條只能得到部份的表達；「無限存在」不能通過這些人事現象表現淨盡；因為「無限存在」存於這些現象之中，又超越這些現象之上。

「這是我國人，那是外國人——

心量狹窄的人方作此見解；

對心志高尚的人來說，

他的家庭是整個世界⑥。」

就這位現代印度教徒看來，當代文明的整個傾向指着全球聯合及宇宙人的出現；而他的這種遠見乃得自古吠檀多之中。

偉偉卡南達（一八六三——一九〇二）說：「如果生在此世的百萬分之一的男人與女人單就是肯坐下來說幾分鐘：『你們都是神；啊，你們這些人哪，你們這些動物及生存之物，你們全是同一個活生生的神的呈現』，整個世界在半小時之內就會改變。每個國家的人都會認為神遍滿世界而不致在世界每個角落投入巨量的炸彈，不致射出嫉妬與邪惡的思想之流⑦。」

吠檀多的哲學家說，如果此世界基本上是精神的，隨之而來的應是人的生命及命運上的某些後果。真正的宗教必須統一內與外，聖與俗；它必須把科學與宗教聯成一氣。就他們看來，印度教達成了這個目標，解決了因對「真實」片面的看法而引起的不協與衝突。吠檀多提供了一個完滿的精神，在其間信仰者與非信仰者，宗教家與科學家變成了尋求真理的伙伴，在單一的宇宙家庭中的兄弟，一神的不同的化現。

這誠然是高貴的目標，但這目標能達成嗎？印度教徒可能會說，這問題最好的答案乃在於那些經驗到神秘的合一及所有的障礙之解體的人的身上。拉瑪克利須那尊者（死於一八八六）顯然

是個已達此境界的人⑧。拉瑪克利須那認為宗教信仰者有三等。最下層的人指向天空說，「神在那上面」。高一層的人說，神居人心而為人的良心；他內裏的控制者。但最高的信仰者肯定，「神已成了一切；我們所見到的一切都是神不同的形式。」

這位印度教的神秘主義者說，一個人一旦「見」到神，所有的懷疑就都消失了。聽到神是一回事，「見」到神又是大不相同的另一回事。如果一個人對聽覺沒有完全的信心，當他面對面「見」到神時，他就會完全相信；在這時候，儀式上的崇拜不復存在。拉瑪克利須那自身的體驗發生於迦利（女神）的廟裏。某天正當他按規定的形式禮拜時，突然見到一切都成了粹純的精神；崇拜的用器，神壇，甚至門框，全是純粹的精神。其他一切也莫不如此——人、動物，一切生存之物——全是純粹的精神。這位見（神）者說，他像瘋子一般開始向每一方向撒花；他禮拜他所見到的一切⑨！

他後來說，「當我見到一個人時，我見到神自身行於地上：……」⑩。（未完）

註 釋

⑥ 一首古梵文詩，引用於蘭根那塔難達 Ranganathananda，「優婆尼沙曇福音 The Message of the Upanishads」，一九七一年孟買 Bharatiya Vidya Bhavan 出版，頁一二四。

⑦ 同書，頁一一四。

⑧ 法蘭屈 Harold W' French，「天鵝巨湖——拉瑪克利須那與西方文化 The Swan's Wide Waters, Ramakrishna and Western Culture」，一九七四年紐約 Kennikat Press 出版，頁九——三十六。

⑨ 尼奇蘭難達譯 Nikhlananda, trans.，「拉瑪克利須那——新印度的先知 Ramakrishna, Prophet of New India」，一九四二年紐約 Harper & Bros. 出版，頁一四六。

⑩ 同書，頁一四六。